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濶達有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

自言智莫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
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

為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為謀主動靜容之機不虛發美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漢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必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嘆曰
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
動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
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
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
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鄆人也初勒微時敬常識之厚加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為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乞活李悍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為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荊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

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
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
晝夜不絕值謀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
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
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自石城
降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遂署敬
為荊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扛百鈞
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穎穎之死也桑
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
百騎投公師藩於清河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
縣自稱大將軍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
稱趙王聲音為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為前驅所向輒克
遂進攻鄴晉將荀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為乞活田甄所
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為荀作

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
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
羞六月重茵被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為業光幼好學有
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時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
先但書柱為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徹夜
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奇之

賜衣因以語勒勒授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縑袴
褶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
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愠然攘
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於卿而敢
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
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
赦光署為參軍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
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遷中書
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
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為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百騎送於
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於獄洛生在獄
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鄰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甚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徃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

中興書云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

不復與人鬪耶孤徃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

因大笑賜里第一區即日

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
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當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任勒為廣威將軍越與
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
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容貌廋短畧無威儀將拜

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
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
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為叅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內史入辭
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叅軍貧甚耶朝服何以
壞惡至此坦性疎朴謬誤一作率然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
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

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
士不闕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
勵貪俗恕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為劫盜者無不歸之公行
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為晉太山太守周撫叛於寒
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功而彭城内史劉遐先
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

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
降于晉元帝許焉旣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
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鑿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
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郝鑿亦表鑿非可使導不從以鑿
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
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段文鴛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
使請救於勒并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
遂使王步都率數百騎為前鋒張景為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龔甚患之景至東平龔疑其來襲已也乃斬
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命景守據險要
帝亦惡龔反覆不受其降勒豹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憚
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
欲以逼龔復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
遁退守下邳龔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
而死未幾龔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萬擊之
龔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送於襄國勒囊

威龕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為勒別將襲祖逖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為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

為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時人苦之為之謠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廩丘而妾見形與豹言論翼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竒健乃赦之以為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轆轤引之乃

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謚

張謚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為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弱寇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

謝鯤潁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
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
物累櫻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
浚為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橐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
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
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
乾罰一作憲拯茲黎庶討而誅之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
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

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
待以賓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貨皆至巨萬惟憲綽
家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
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
事中郎綽為參軍憲復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
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創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典章
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
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

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竝以文才知名鼓仕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為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即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没于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為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宏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

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為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
疋疋疋疋疋自領幽州取謀為別駕疋疋疋既害琨尋亦喪
敗時江南阻絕往投段末波關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
年虎破遼西關

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

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謀隨閔軍於襄國為軍士所殺
時年六十七謀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為一時所
重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
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於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

之殆盡惟謚與河東裴憲渤海石樸滎陽鄭系潁川荀
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竝淪陷非所終至顯
官恒以為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為主簿後没于勒任為
幽州刺史

郗輔

郗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于當時襄國

卷二十二
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為材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時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
後仕至三公

周延

一作周雅
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
詔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著帔幘黃絹單
衣一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為館

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為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徵行謏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

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
狗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
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
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
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時
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
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

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既而
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鄭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衆數百
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為征北叅軍嘏無子其姪蓋
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

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咸夢之言而有感
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
廷尉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咸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為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
沒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為小掾稍遷至寧北將

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冲起
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
苛刻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办矛斫刺咒令倒斃尋而
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刺不避
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
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
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
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

一作趙
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裳十年
不澣雖處困阨晏如也仕勒為右執法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為偏軍將軍數從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內弟崔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為中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再閔僭立加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為燕所執遂遇害羣從弟啓啓弟述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竝沒于虎虎以啓為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陷述為虎侍中隨啓歸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貲遣之遂仕勒為左衛將軍約後為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之起議

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簡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徃徃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

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

一作子楊遊於

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

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

一作綏

經竺龍嚴謚謝樂子等

衆至數千人聚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

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謚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

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

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為尚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
妙思竒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勝紀飛嘗為虎
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
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
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
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
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碓

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
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一作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為飾
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竝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
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
賜甚厚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
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顓之少子也顓避地河朔邑居

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
緯生周字季治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
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
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宏傳
作權

郭機鄆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
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
引為參軍與共言事後為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

涉瑣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
既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為征東將軍虎世為涼州刺史
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
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
子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因宴鴆洪為秦世子健
所殺

張才

張才，鄔譚部人也。善碁博，蹴鞠鬪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監。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前燕錄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晉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次以君北夷遂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

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

乾歸述異記作乾羅

見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

之推為君長曾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自塞外

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

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

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

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驪有

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金柳城

之勲進拜鮮卑單于遼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胡風自云
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即以慕容為姓虜幼而魁岸
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虜童卅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為
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一作憤簪遺之以
結殷勤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
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一作篡
立將謀殺虜虜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乃走匿於遼東

徐郁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鬼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鬼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鬼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戰於肥如鬼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太康六年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鬼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太康七年鬼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率見人還復攜國請援於東夷

校尉何龕龕遣督護

一作郵

賈沉將兵救之鹿遣其將孫

丁率騎邀之於路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鹿每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餘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鹿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乞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鹿謁見東夷校尉何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鹿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鹿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氏鮮卑段氏部落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并吞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虜生銑仁昭元康四年虜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後又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所謂紫蒙之邑也復移居之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

寇邊雲別帥素怒延

一無怒字

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怒

延耻之復率衆十萬圍虜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
虜曰素怒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
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馬出擊素怒
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沒於宇
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虜署為建威將軍以其臣
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
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

初鹿自稱鮮卑大單于時魏昭帝

諱祿官

卒弟穆帝

諱猗盧

總攝三部先是昭帝之世鹿為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鹿通好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渤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東夷校尉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

流亡歸鹿者日月相繼鹿給廩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
鹿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鹿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
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
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
名內實幸災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
東傾沒垂已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
時也大軍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
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

於本朝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霸王之基也

一云鴻漸之始也

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虜復遣翰攻段疾陸眷，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兵而還。翰因鎮徒河，壁青山，時兩京傾覆，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

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鹿刑政修明虛懷引撫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鹿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黃泓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抽子裕竝典機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

統帥其民千餘家歸鹿鹿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
遵叅軍事建興中王浚為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
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鹿
中國流民歸鹿者數萬家鹿乃立郡以統流民冀州人
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
為唐國郡愍帝遣使拜鹿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
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鹿假節散騎常
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

公鹿讓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鹿曰今兩京傾沒
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
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
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強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
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
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仗江
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鹿從
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庾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庾固辭公爵不受以游遂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遂創定府朝儀法長史裴嶷言於庾曰晉室微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庾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任諸部

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虜封畧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民多歸於虜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意虜拘留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氏段國氏等謀滅虜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虜曰彼信崔毖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守以待

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苾諳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苾昨有使至二國疑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率衆數十萬逼城連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謂虜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

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
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為一彼
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
士氣不戰先自沮矣虜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於虜曰
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
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
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
也遂分遣數千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

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
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
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
勝徑進遣間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子執與長史裴疑
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
設備見虜兵至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
直衝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之悉
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

崔恣聞之懼虜之仇已使兄子燾

一作
濤

詣棘城偽賀虜

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驪悉降其衆虜以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寇掠遼東虜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徙崔燾高

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篤不就虜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詒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詒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驪數寇遼東虜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三年春三月裴嶷至自建康盛稱虜之威德賢俊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千戶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鹿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
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侍
中單于竝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
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鹿於是備置僚屬立子旼為世
子作東樓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
駕楊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以
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風德清望請為賓友以平原劉
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命旼與國胄束脩受業鹿

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徙翰
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柰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
世子鈇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及名馬寶物而
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虜以長史裴疑為遼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虜邑五千戶重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虜拒之送其使於建

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

一作龜

官爵使之擊鹿鹿遣孰拒

之以遼東相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段國為右翼命

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

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

姓

逆擊悉拔雄斬之

悉虜其衆乘勝與孰攻乞得

款

乞得歸棄軍走

孰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

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

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歸敗其東部大人逸

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為主冬十一月虜與段氏方睦
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
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
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
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虜侍中位特進餘悉
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虜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主劉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石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羌酋姜聰
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廆之庶兄吐谷渾子也延死其
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廆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
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
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
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為

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該等議以庾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庾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庾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

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渚延首遐外天
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
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
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
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教倡禍
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
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
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仗葉公

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為丘明
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
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
黃池况今吳土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
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
豈不因風振俗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
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
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

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雋匿志藏其勇畧耶將呂
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逆暴中州人士逼迫勢
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
管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
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

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
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
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
必滅國耻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
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遠陳寫言不盡宣鹿使者遭風沒海鹿復更寫前箋并
齎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
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

昏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
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
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咎穢狝之強匈奴之盛未有
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授有晉
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
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
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
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寢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

舟載路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
基趙魏跨畧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
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虜輔翼王室有匡伯之功而位
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
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
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土南極冀方而悉為虜
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
進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鹿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
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鹿固
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
敷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
計侃荅鹿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収屈盧必陷
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復荅抽等書其畧曰
車騎將軍憂國忘身首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
伐段國北擊塞外遠綏索頭荒服獻欵惟北部未賓屢

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一作官推勒然忠義竭誠見於辭表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虜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

晉帝紀作乙未

虜薨於文德殿葬於青

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旣為燕王追諡武宣王
及僞僭號改諡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謹案卷二十一第三頁後六行澄誠勒曰刊本誠
訛誠今改

第七頁後六行於是雨沛千里刊本雨訛兩今改
卷二十二第四頁前七行徹夜不止刊本徹訛輒
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四行歷位廷尉東平太守考晉書
作歷廷尉平東安太守

第十三頁後三行往投段末波刊本末波訛匹磳

今改

卷二十三第十四頁前八行仗葉公之權利本仗

訛杖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至
六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前燕錄二

慕容慕容銑上

慕容慕容銑字元貞小字萬年鹿第二子單于妃段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鹿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

伐累立奇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月虜卒執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左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東遼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執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自立至是執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執初嗣位用法嚴

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為魼所忌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竝有寵於麁魼亦不平之至是竝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魼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魼使者東據平郭魼遣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又以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名弟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等討之仁盡衆拒戰魼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

仁司馬遂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仁援孰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為平州別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孰遣軍諮祭酒封奕攻卑木堤於白狼揚威將軍叔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段遼遣兵寇徒河孰別

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柳城柳城都尉石琮與城大慕與塗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圍守二旬琮塗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玆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玆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湏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

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月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東晉成帝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又遣謁者徐孟閭幸等持節拜魮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廐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為仁所畱冬十一月魮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麗鑒單騎遁走魮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署居就

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
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遣兵襲新昌督
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
封奕為之秋七月立子偽為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

葉擊宇文別部徙奕干

一作涉
夜干

大獲而還徙奕干率騎

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

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

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乘海討仁襲其不意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陵下同自仁

反已來三凍皆成皆先武合溥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為仁

所註誤者遼東遂平孰引而還因遣使上表於晉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為蘭聲援孰率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

不戰而遁。虢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虢遣右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虢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堯山。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襲來，寇抄奕夾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九月，虢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楊景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於侍中顧和云：今致繡靴一緡，復致書於大司馬桓溫。溫荅虢書曰：承將軍厲

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冬十月使世子
儁伐段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折衝
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夏四月
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輜輸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
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甄子遵
於興國城與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

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
甄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
婚迭為甥舅甄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日百姓
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
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秋九月
鎮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甄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甄從羣
議一作上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
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備羣司以封奕為相國韓壽

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

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瞻

一作睦

石琮為常伯皇甫

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

室監自餘文武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鹿為武宣王母段

氏為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雋為王太子皆

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孰以段遼屢為邊患遣揚烈將

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會之

并以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石虎大悅厚加慰答辭
其質遣還期以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魮遣都尉趙樂如趙請聽師期虎將
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中郎帥舟師十
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樂還至棘城魮引兵攻掠令
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蘭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
五千餘戶及畜產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
拜魮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王虎至
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旣之不會師先攻段
遼而自專其利率衆來伐旣聞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
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
萬燕人振恐旣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
強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
誘民夷旣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
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六城皆叛應之

冀陽流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降

燭晃之從兄也

營丘內史鮮

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收屈數

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

一作永

帥衆拒

趙大姓王清等密謀內應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

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

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次棘城

旣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

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強殺足

不可復敵竊謂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

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

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

必亡之理乎孰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

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

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

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

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問

計於相國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
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
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孰意乃安
趙兵四面蟻附圍守旬餘左右或勸孰降孰曰孤方取
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
能克壬辰遣子蕩寇將軍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
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
萬餘級孰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

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孰賞鞠彭孫泳慕興
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長史劉翔為之申理
多所全活築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孰遣使詐
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
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為秋司馬孰自率諸軍迎
遼遼密與孰謀覆趙軍孰遣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
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單騎遁免
一作步走待免
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待

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鮮于亮為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鈇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軍折衝

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塗襲趙遼西斬趙積弩將

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

鈇誅之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

將軍石城入寇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

諱什

遣使求婚鈇以其妹與平公主妻之其年鈇伐高句

驥兵及新城高句驥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蕩寇將軍

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前燕錄三

慕容皝下

咸康六年春正月高句驪王釗遣世子來朝初段遼之
敗也建威將軍翰奔於宇文逸豆歸自以威名夙振終
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以故得周
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

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旆曰

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旆大悅賜遇

甚厚秋八月旆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

翔

一作祥下同

叅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刻

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

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皆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

若親黨后族必有傾奪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

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

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
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
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
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
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
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
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蘓峻

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
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
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弟竝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
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
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噉
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况今居
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

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
懸邈又國之戚眡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
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咎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
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
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
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
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
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報國恩臣
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
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
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
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
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
殊世之勲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嘗

愈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棄以一土之封
命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
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虛己好善天下歸心雖為閹豎
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
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流血之怨人
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吾雖寡德過蒙
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
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

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
豈可同年而語哉九月孰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
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
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孰親率驍騎二
萬出蠡螭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
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
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旣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一作西字

福地

也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龍城構門闕宮殿廟園

廟園一作

宗廟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時棘城黑石谷

黑石谷三字一作里

字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

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

翔為旣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

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

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

有一人能攘臂操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
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
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
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晉漢高祖不愛王
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刊印不忍投卒用危亡
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
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主
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

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
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
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則
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為左袵矣慕
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
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
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彳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
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

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既又書與庾冰責其兄弟秉權不能為國雪耻冰見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

制遂與何充等奏聽銑稱燕王時庾翼答書與銑云鄧伯山皆送此犀皮兩襠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悌一作希持節拜銑

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

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棘城公卿餞之翔曰咎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况冠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

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恂劉翔等至燕旣以翔為東
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
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九月旣以
恪為渡遼將軍鎮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
繼者及恪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寇冬十二月旣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八年夏六月石虎率衆來伐旣大破之秋七月丁

邠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崩出鐵築頭一
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甄言狀以是日
到甄曰經始營殿鐵築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
爵關內侯冬十月甄遷都龍城大赦境內十一月甄親
帥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
翰及平狄將軍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
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甄軍之從北路也乃遣
弟武統精銳五萬拒北道躬率羸兵以防南陝翰等先

至與釗戰於木底。釗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衆因而乘之。句驪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塗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軍皆敗沒。由是釗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釗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

歸俟其東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息信策之上也銑從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稱臣於銑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畱其母為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伐諸將爭欲擊之銑不許渾以銑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銑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蓋

俘其衆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旣旣使納馬千疋為
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塔禮八月旣遣世子儁帥前
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等無所見而還
冬十月旣躬巡郡縣勸課農桑復大起龍城宮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旣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
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旣遂親帥騎二萬伐之以
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
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竝進逸

豆歸遣驍將南羅大浞奕干

紀事本末
作浞夜干

將精兵拒翰誅

遣人馳謂翰曰奕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銳以屬浞奕干

奕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其國不攻自潰

矣且吾熟知奕干之為人徒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

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戰翰自出衝陣奕干出應之霸

從旁邀擊遂斬奕干宇文士卒見奕干死不戰而潰燕

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

由是散亡旣悉收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其部民
五萬餘落於昌黎改徙奕干所居城為威德城使弟左
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
趙甚謹貢獻屬路及旣伐逸豆歸石虎使右將軍白勝
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
威德城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旣行飲至之禮論功行
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
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為變乃賜翰死

詳具
翰傳

二月昭

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
尹農率衆寇凡城不克而去秋七月甄遣使奉聘求交
婚於魏昭成許之九月以烈帝諱翳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甄以牧牛給貧家使佃宛中
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有牛而無地者亦佃宛中公收
其七三分入私甄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
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
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

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
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
量官置人使官必稱湏入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
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
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
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
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
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索千

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神武聖略保全
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
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
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
業南推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
萬戶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業流人
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
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

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適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
南指之日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
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
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
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
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
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
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

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
狹湊都城恐方為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
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
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
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
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
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
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

一作置

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

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

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
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
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
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
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趨越必不得其所志矣
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
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

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聽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

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
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
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並
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
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
兇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
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關言於人
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

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
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
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孤過失者不
拘貴賤勿有所諱甄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
考校學徒至于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
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甄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
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甄大悅還宮
赦其境內殊死已下號所居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佛

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文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竝以教胄子冬十月孰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拔南蕪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為攻取之計畏霸終不敢犯

十三年孰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輿根三

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僞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
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旣署玄為
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旣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
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旣為安北大將軍餘

悉如故冬十月饗羣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諤

一作該性

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旣以久旱丐百姓
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為興集縣河間

郡為寧集縣廣平魏郡為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為育黎

縣吳郡為吳縣

前數郡字一作人字

悉隸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鮑暉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
舉手麾鮑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
日大獲八月鮑復見白兔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
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儁屬
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
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於承軋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僞僭偽號追諡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前燕錄四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孰之第二子也母段氏十
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鹿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
有中原既而生儁鹿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
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

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為勸戒
之八年晉遣使者拜釧為燕王以偽為假節安北將軍
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釧十一年晉拜使持節鎮
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偽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一作為

左賢王左長史陽鶩為郎中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
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

石虎死趙魏大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於儁曰石虎窮極
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
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
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
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
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
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
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

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
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
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
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
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僞猶豫未決以問王材將軍封奕
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
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
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

子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
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詣鄴都宣耀威
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
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
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
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成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
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
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

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沉拜雋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龐參故事冬十二月雋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驪王釗送前東夷

護軍宋晃於僞僞赦之更名曰活拜為中尉

二年春二月僞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子
自西道出蠡螭塞僞自中道出盧龍塞三道並進伐趙
以恪及鮮于亮為前鋒命輕車將軍慕輿塗槎山開道
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
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
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魯口
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藉其穀帛霸收安

樂北平兵糧與僞會於臨渠三月進次無終王午棄城走畱其將王他以數千人守薊乙巳僞攻陷薊城執他斬之僞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衆莫為用乃率入城令長出降僞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

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
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
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
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
其背親後至績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
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
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儁以弟宜為代郡城郎孫泳為
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侯釐慕

輿旬督薊中畱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青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卧臣等自為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

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
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秋八月代郡人趙檣帥
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寧上谷
二郡民於徐無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徇冀州取章
武河間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
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為章武太守恪為河間
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留諸將守之還至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主石祗危迫

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仲亦遣使來告
雋以悅綰為禦難將軍帥兵三萬往會之聞雋欲救
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來聘雋引之觀下使
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
而敢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
王黃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
罰哲五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之業仲尼美之
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苟

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况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
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
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金為己
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煇曰誅胡之日
在鄴者畧無子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
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佞之徒欲借奇炫衆或改作萬
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

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
倘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
積薪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
取灰滅燭神色自若抗言曰石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
國都雖不克而還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
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剪石氏雖不為燕
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為彼責我不亦
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

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隣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遠碣之表奈何煇曰吾自結髮已來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處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怒乃囚煇於龍城儁遂還蜀三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

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為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準之

兄子士豪封放

奕之從弟也

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

史與約中分渤海僞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
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

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
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
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
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

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
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
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
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
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
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
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
勇力奕豫戒之侯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鞍因挾之而

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
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
迎降偽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
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釣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
公黃筍上表偽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
可白紙為疏秋八月偽遣恪畧地中山評攻王午於魯
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谷侯龕固守不
下雷左將軍彪攻之恪南徇常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

守遼西李邺舉郡來降恪厚撫之將邺還遂圍中山侯
龕出降拜為中尉恪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士豪數
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
評逆擊斬之悅縮還自襄國僞知張舉之妾而殺之常
煇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僞釋煇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煇
上疏謝恩僞手令敕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
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
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

興為中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逢釣
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
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釣復來奔庫儂官儂帥部衆自
上黨來降十二月儂如龍城丁零翟鼠率其所部來降
儂封鼠歸義王是歲儂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
不識儂曰啼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
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
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

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
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
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
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
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及車
騎將軍張溫切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
山恪追之丙子及於派水

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康臺

與閔十戰恪

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巡陳諭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為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為三軍都掎角以俟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

一作中軍

吾今貫甲

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旁湏其戰合夾而擊之

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

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於薊已卯閔至薊雋立閔而責之

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帝邪閔曰天下大亂汝曹夷

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也

雋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高開被創而卒恪屯軍滹一作

呼沱閔將蘇彥遣其將金光帥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

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

與弟思聰舉城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
智閉城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
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
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
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評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
大悅告於銑廟鶯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
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
稱鶯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

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極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

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出城挑戰僞遣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十人勸稱尊號僞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之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僞如常山王午聞魏敗時

鄴冬十月丁卯僞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
來降僞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
并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
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
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
戊子僞遣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
為部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
五人奉皇帝璽其上尊號僞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

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恪為侍中左長史陽鶩為尚書
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惲為右僕
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
差戊辰僭即皇帝位於正陽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
元元璽國號大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
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廙為高
祖武宣皇帝文明王銑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適遣使
詣偽偽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

已為天子矣乃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建畱臺
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畱務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十頁前四行勸課農桑刊本課
訛果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不當更收重稅也刊本稅訛銳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